

天鹅

主编:文天心
执编/版式:石琪
美编:倪海连
投稿邮箱:
hlrbte@163.com

隔窗远眺，松花江流向远方，淹没在白云深处。在我心中，它是一幅无尽的美丽画卷，又是一首长诗，常常触发今天的抒情，也总会勾起对昨天的回忆。

每逢“九一八”，我总要情不自禁地唱一曲《松花江上》：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”去年通过微信，唱给几位老友，他们几位有的说：“你照歌本唱吗？”我说不用。这倒不是我的记忆力怎么好，而是从少年起就唱，唱到今天，刻在脑子里了。

我们少年时代，音乐课是很受重视又大受欢迎的课程，同学们喜欢唱，教室里、校园里总有歌声。每逢学校集会，会前各班级都要拉歌：“XX班，唱一个！”你班唱罢我班唱。每学期，全校都有歌咏比赛，课余练习，欢乐，热烈。

那时，熟悉的抗战歌曲比较多，如《五月的鲜花》《二月里来》《王二小放牛郎》等，也真有点像五月的鲜花那样多。当年，老师在音乐课上教唱，我们戴着红领巾，怀着深沉的感情，聆听抗战的故事，缅怀先烈，心潮涌动。这些歌曲旋律优美，感情浓烈，唱起来入脑入心，同学们学唱：“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，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。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，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……”这歌，歌词与曲谱浑然天成，唱起来有神圣感，富有艺术魅力。

中学时，音乐欣赏，老师教唱毕业歌：“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，明天是社会的栋梁；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，明天要掀起革命的巨浪！同学们，大家起来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！”感到庄严、光荣，重任在肩，好似我们也曾与他们一起去抗战救亡。

同学们还学会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《游击队之歌》《我们在太行山上》《延安颂》。这些歌曲通向我们的心灵。上初中一年级时，我们在礼堂听高年级同学在台上演唱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听到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”，心头涌动着战斗的激情、民族救亡的自豪！

这些抗战歌曲都像是五月的鲜花，开放在校园，开放在我们心头。我们爱好音乐的同学，在歌咏队里唱大合唱，觉得像是整装待发的队伍，又觉得像是胜利归来的欢聚。

每年“九一八”前后，可听到传唱《松花江上》。家家通的广播小喇叭里播送，大街里的广播大喇叭也播送。每每唱起这首歌，我们仿佛亲身体验流亡青年的痛苦和渴望抗战胜利的向往。这首歌和《五月的鲜花》传唱程度高，虽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物质生活匮乏，但精神丰盈，我们深知国家独立自主来之不易，主人翁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，因此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。

我们唱《露营之歌》：“铁岭绝岩，林木丛生，暴雨狂风，荒原水畔战马鸣。围火齐团结，普照满天红。同志们，壮志哪怕松江晚浪生……”如同身临其境，在荒原水畔，和抗联战士围坐在篝火旁，“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”，那是生死存亡的日子，何等艰险！每听这首歌曲，总有热血沸腾之感，对英雄的崇敬油然而生。做主人的和平生活，多少先烈为之付出了青春与生命！

教唱这些歌曲的，是我们初中的音乐老师，他是杭州音乐专科学校(杭州音乐学院前身)的毕业生。他从钱塘江畔来到松花江畔，在寒冷的冬天，他穿着单薄，但是，他指挥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却是英姿勃发，挥洒自如。每上音乐课，他满怀激情。他教学十分认真，按教学计划，教乐理，教简谱，教五线谱，还教西方音乐家舒伯特、莫扎特等人的名曲，不过同学们记忆最深的还是抗战歌曲。这是声情并茂的音乐记忆，历史的回声。

高中时，纪念“一二·九”，文艺宣传队同学在晚会演唱《松花江上》，演出活报剧《火烧赵家楼》，演出街头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片段。在台上，我们每个角色都激情演出，重温历史，倍感屈辱、沉重、深沉，内心在呐喊：“铭记历史，不忘国耻，绝不准悲剧重演！”台上，一位女同学唱起《五月的鲜花》，眼含泪，大礼堂里，只有这歌声在回荡，触动同学们的心怀，静静地听着。

这些歌曲，我们从小唱到大，后来竟从大陆唱到美国，唱到香港，唱到宝岛台湾，这使我深切体会到，这些抗战歌曲，是声情并茂的音乐记忆，是历史的呼唤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音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情，是连接同胞的纽带，沟通的桥梁。

一片黄房子是一册打开的历史书

□文/刘金祥 摄/门奎

漫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的转角，一片温软而明亮的黄色，忽然漫入眼底。那不是寻常所见浮泛的鲜黄，亦非刺目耀眼的明黄，而是一种被岁月再三摩挲过的、安谧而深沉的金黄——像秋日傍晚最后一缕迟迟未退的阳光，静默地泊在沧桑建筑的额顶。这爿俄式老宅，已然站立百年。它从清末民初的风烟中砌起，一砖一瓦，曾庇护过中东铁路线上奔波的俄国路矿工人。他们在其起居、生活、交谈，用异国语言编织过一个个家乡的梦。年月滔滔，人声渐远，唯留建筑如旧信纸，褶皱间藏着一个时代的密语。

如今它被拂去尘埃，经政府与商贾的联手打理，既留存了昔日的骨架，又添入新时代的呼吸。老墙依旧，窗格里却透出暖光，旧式穹顶下，飘出咖啡香与笑语。它不再只是历史的证人，更成了这座城市温柔的注脚——天南地北的旅人循迹而来，驻足、仰首、拍照，将这一刻的金黄，收纳进自己的行囊之中。或许，真正的好建筑便是如此：它不拒绝时代，却始终守护记忆。它站在街角，如一位慈祥的老者，微笑着注视往来的人群，静默无声，却道尽沧桑。

哈尔滨，是一座被铁轨轻轻拽来的城。它的血脉里流淌着钢铁的基因，它的身世与一条铁路——中东铁路紧紧缠绕。1896年，因筑路之役浩大，无数俄国铁路工人拖家带口，穿越西伯利亚的荒原，最终落脚于这四季分明的松花江畔。他们带来的，不止是红肠、大列巴、格瓦斯与西餐，也不止是洋葱头顶的东正教堂在天空划出的弧线，更有一方冬暖夏凉的居所——那些厚墙宽檐、沉默不语的俄式民居。自1898年起，中东铁路管理局陆续为技术人员修建起集体宿舍，从交通街延至海城街、公司街，南起木介街、繁荣街，北抵联发街、西大直街与花园街，铺陈出国内仅存的、百年未曾散场的中东铁路民居群。这些房子，出自俄国建筑设计师之手。所用砖石、水泥、钢材，皆取自铁路沿线最优良的产地；而真正将它们从图纸上唤醒的，是中国南方的匠人——瓦匠、木匠、石匠，他们以智慧和汗水，默默砌出一座座异乡的梦。俄式民居用料敦厚，墙体温实，通体涂作暖黄色，像被北国的秋天浸染。每至寒冬，壁炉里木炭噼啪作响，一室皆春。民居的屋前屋后，还各设一座花园，围以削尖的木篱，里面种着各式耐寒的蔬菜与果树，在哈尔滨的风土中，静生长、结果，仿佛时间从这里经过，也不自觉放慢了脚步。

时光流转，即便以今日的目光去端详那一幢幢“黄房子”，仍会为其气度所震撼。它们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只是静静地站在街边，便是名副其实的豪宅。那黄色，并非浮艳之色，而是被岁月之手一再摩挲，醇厚而温润，终于成为哈尔滨这座城市难以抹去的底色。百年之前，那一批批背井离乡的俄国侨民，携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审美习惯，于此落地生根。他们留下的，不只是一栋栋建筑，更是一种无声的生活哲学，至今仍渗透进这座城市肌理与呼吸。漫步于黄房子街区，犹如步入一段缓慢流动的时光。墙垣不语，却藏满了故事。这里曾是中东铁路俄国高官、中俄学者与艺术家的居处——设计出马迭尔宾馆

的C.A.维萨恩曾在此徘徊沉思，西南联大教授刘泽荣亦于此处闲庭信步。1946年4月28日，哈尔滨迎来解放，成为全国最早沐浴曙光的大城市。随后，中共东北局迁入，许多领导人也陆续住进联发街的黄房子之中。其中联发街1号，原是中东铁路总稽核官邸，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转变为四野作战指挥的心脏。辽沈战役中许多关键指令，正在此发出，悄然改写整个中国的未来。这座建筑本身，亦是艺术的结晶——作为俄国花园住宅的代表，它融新技术运动风格于一身，如今已被列为哈尔滨一类保护建筑，静默如初，典雅依旧。而黄房子，从不只是历史的标本。它更是生活发生的现场：面包房飘出烘焙的香气，西餐厅里刀叉轻响，咖啡馆传出手风琴声的旋律——沉睡的建筑，真正“活”了起来。人们在此流连、打卡，以指尖触摸历史的纹理，借步履品味异域的风情。时光在此重叠，故事仍在继续。

漫步在黄房子街区，常有本地人驻足闲谈。一位眼中带着柔光的市民轻声说道：“每次走到这儿，都感觉眼前一亮。如今真是大变样了——既留着从前的模样，又添了许多可以坐下来喝一杯、看一看的地方，文化活动也多了，游客自然络绎不绝。”另一位女士笑着接话，她身穿一袭明艳长裙，仿佛特意为这片景致添上一抹亮色：“从去年改造后，我们每月都来。这儿几乎一天一个样，连花墙的图案也常换常新，真是越变越叫人喜欢。”黄房子之美，不止于外表沧桑醇厚的黄色墙面，更藏着一代人的生活智慧。墙体厚达六十厘米，如沉默的守护者，隔开北国的严寒。双层门窗锁住温度，地板与天棚皆以红松木板铺就，呼吸间都是木香与时光的气味。冬日暖意氤氲，夏日凉风自来。室内空间轩敞，光线自高窗洒落，温圣地照亮每一个角落。那宽大的窗台，仿佛还能躺下一个熟睡的孩子。尖顶屋顶不仅勾勒出优雅的天际线，更藏着实用之用：夏季避雨，冬季积雪自然滑落。昔日“别列

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

□靳国君

黑龙江经济报总编辑任何、黑龙江电视台新闻部主任姚庆学、生活报总编辑袁晓光、晨报总编辑佟莹和省台办处长王令华。

夜里到桃园机场一下飞机，热风扑面而来，仿佛是北方盛夏。翌日，东森电台做了答记者问专访，传递了松花江的乡情、黑龙江人的问候。

在访问中，听到许多台湾的往事。史载，三国时期，孙权派大将军卫温和诸葛直，带领甲士万人，到台湾开辟洪荒。宋朝、元朝，正式在台湾建立行政机构，归福建省建制。明朝，还建立了定期到台湾的巡视制度。明清时，西班牙、荷兰曾侵占台湾三十五年，郑成功收复后，经左宗棠、沈葆桢、丁日昌、刘铭传先后力谏，从福建省划出，设立台湾省。

一次在山上，陪同我们的苏洁小姐说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割让台湾的次日，“人们奔走相告，聚哭于市，夜以继日，哭声达于四野”，人们发誓“宁愿人人战死而失台，决不愿拱手而让台！”台湾人民组织了抗日武装义军，风起云涌，席卷宝岛，进行了顽强的武装斗争。

她指着一段残留的字形森林小铁路说，日军建这条小铁路，把采伐的木材运下山，再运往日本，他们把台湾当作原料基地，不断地榨取、榨取！五十年后，二战结束，根据《开罗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，台湾归还中国。苏洁说，他家老人和邻里都说，日军侵台五十年，台湾有用的东西，都被运到日本去了，就剩阿里山、日月潭他们没运走！

一天，我们从台北市南下台北县，车子穿过连绵的群山，绕过梅花湖、燕子湖，穿过红河谷、洪荒峡，走进大山深处，访问岛来乡福山小学，一路上大家注视窗外，饱览大自然奇特风光，美丽可爱的宝岛！到达福山小学，受到夹道欢迎。这是只有39个学生的泰雅族小学。学

生们在礼堂表演欢迎的歌舞节目，高唱：

“欢迎你到福山来，你亲切又可爱，山

花都会为你开……”接着，大家围坐

在一起，十分亲切。校长陈淑芳

和县、乡到会的十位社会贤达，表达了欢迎之情。我讲

了我们访问团来少数民族

的感受，我又讲了

有名的歌曲《松花

江上》。我

望 着

十几位社会贤达，讲松花江与黑土地的发展变化，讲这首歌中的大森林更绿了，满山遍野的高粱更红了，粮食、森林、煤矿、石油、机械支援全国建设……那松花江连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，赫哲族兄弟有首《乌苏里船歌》很美，唱船儿满江鱼儿满舱……我慢慢道来，大家听得入神，礼堂十分肃静。我说，欢迎各位同胞回老家看看，到黑龙江省看看，到松花江上看看，他们以热烈的掌声回应。会后，任何、佟莹走近我，小声对我说，到会的社会贤达十分动情，有两位低头抹眼泪了。我想，他们可能是想到了“哪年哪月，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。”

校长陈淑芳是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孙女，她说，这十几位的根都在大陆，他们父母离开大陆，再没回去过。她说，好多人参加过抗战，会唱《松花江上》，忆往思乡，盼望落叶归根。走在台北市的大街上，感触尤深，这里好多路，都以大陆的城市命名，诸如南京路、绍兴路、南昌路、兰州路、哈密路，还有松江路、滨江路，数不胜数。

我深切地体悟到了抗战歌曲的精神力量，老一代人不管在哪里，这些歌曲都会唤起他们对历史的回忆和无尽的乡思。他们记住了这些歌曲，这些歌曲记录着他们。

这歌曲伴随我们那一代的青少年，给我们的心灵打上了爱国的底色，记住了英雄的名字：百折不挠的赵尚志，坚韧不拔的杨靖宇，宁死不屈的赵一曼……还有那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一页：八女投江的壮烈，白山黑水的苦战，狼牙山五壮士的气节……这也让我们体验了红色经典音乐是启迪、凝聚、激励、号召、鼓舞的战斗号角，是忠魂的颂歌，同时也在音乐之美中，净化心灵，升华精神境界，汲取智慧和力量。

五月的鲜花年年开放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电影记录下的历史足迹，恍若昨天，当年看过的电影历历在目，《平型关大捷》《台儿庄战役》《地道战》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》《攻克柏林》……

打开电脑，再搜索聆听抗战歌曲，觉得格外有意义，令人心潮澎湃。我想，抗战十四年早已过去，但这段历史仍然熠熠生辉；烽烟早已消散，但却不可忘记，美好激越的抗战歌曲，歌唱的抗战精神，光耀千秋，应当和五月的鲜花一样，一同穿越时空，开遍原野，与时代进行曲、改革开放洪亮的歌声一起，在百年大变局中，融为一体，伴随我们，伴随下一代，突破一个又一个困难，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拍几张照片留念。2021年7月6日，《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》得到批复，由此开始了修复工作。“黄房子”改造工程以

“修旧如旧”为根本原则，力求为历史建筑注入新生命；斑驳的墙体重现了经典的俄罗斯风情，建筑结构被精心加固，让历史风貌与现代功能完美交融。黄房子的新生，是哈尔滨对城市文化的深情守护与创新传承。它让珍贵的记忆不再尘封，而是化作可触摸、可体验的日常风景，成为这座城市又一张鲜活名片。

走在今天的黄房子街区，双坡屋顶在蓝天下划出优美的弧线，门前的小栅栏爬满蔷薇，穿着碎花裙的游客倚栏浅笑。木格窗漏下的光斑在衣袂上跳动，百年建筑与鲜活身影，在取景框里碰撞出奇妙的火花。当暮色为黄房子镀上金边时，街角洋葱头教堂的尖顶与傍晚的微风，成了打卡视频里最惬意的背景。举着相机的游客们笑着躲进树荫，快门声混着格瓦斯开瓶的脆响，谁都不愿错过这份独有的风情。

让这里走红的，从来不只是“网红”的标签，更是黄墙里藏着的故事。当老建筑与夏日新目光相遇，每一张照片都是对历史与当下最美的致敬。哈尔滨黄房子，这抹跨越世纪的亮色，见证了城市的变迁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。从中东铁路时期的侨民住宅，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人居所，再到如今的文旅新地标，它们如同一位位沉默的历史老人，静静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，也欣然地迎接新新时代的曙光。

在这片金色的建筑群里，历史与现实交融，记忆与希望并存。每一栋黄房子都是一本打开的历史书，每一扇窗户后面都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。在这座因铁路而生的城市里，黄房子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，串起了哈尔滨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二

1988年12月，我们东北书画代表团去美国，在洛杉矶市举办中国东北地区书画展。当地华侨、华裔闻讯，踊跃赶来参观，很多人是东北人，几十年未回老家了。他们凝视画上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水。观展后，问这问那，十分关心东北的发展变化，言谈中流露出浓浓的乡情。在闭幕式的酒会上，我陪同我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领事陈玉书轻轻切开纪念蛋糕后，盛装出席酒会的东北老乡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畅谈画事、往事、今事，有几位情不自禁地唱起《松花江上》：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”

1990年7月，香港联合出版集团举办东北三省书画展览。在欢迎晚宴上，到会的各方热烈攀谈，尽管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，不过大家却亲如多年的老友。酒过三巡，纷纷离座互敬。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及所属各出版社社长、主编、编辑、记者，多数人家都在内地。兴之所至，有人提议：“欢迎团长唱首歌！”大家热烈鼓掌。唱歌？唱什么歌？好，我举着酒杯，开始高唱《松花江上》，没唱几句，年近古稀的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名誉董事长蓝真先生，激动得一步跳到椅子上，挥动双臂，指挥大家引吭高歌，随之变成了宴会人员的大合唱：“哪年哪月，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？”爹娘啊，爹娘啊，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。”歌声响彻宴会大厅，副董事长王逊先生，先前还是笑容满面，这时他两眼闪着泪花。副董事长黄毅先生、三联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秀玉、助理区镜林和陈天宝、李志坚、戴子玉、邹凤玉，还有数不清那么熟悉的先生和女士，表情格外深沉。几位编辑对我说，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回内地看看，看看松花江。我们代表团17人，人人感动、振奋，离开香港时，还在回忆这晚会的一曲自发的大合唱《松花江上》。出乎意料，第二年，他们组织青年编辑访问团，20余人来到了黑龙江省接续前缘，一天专程到松花江上观光。访问结束时，他们恋恋不舍，纷纷说将来有机会再来松花江上。

三

1999年12月，我们黑龙江新闻访问团一行八人，应《中国时报》邀请，乘台湾长荣航空公司班机，到台湾访问。访问团成员有黑龙江日报副总编辑杨凤君和记者、团秘书徐峰、



搭”——也就是壁炉，依然星罗棋布，房顶上烟囱林立，造型各异，宛若小小的雕塑。门斗多作尖顶双扇，凉亭大小不一，上半部嵌着方格玻璃，下半部则是雕花木墙，静谧中透出精巧。“暖亭”装设双层玻璃门窗，棚顶敷设保温，明亮如温室，却又安稳如家。厨房之下，还藏着一处地窖，砖石砌筑，设有木梯与通气孔。冬季它是萝卜、白菜、土豆的安眠之所，到了夏天，则成了冰镇西瓜与啤酒的清凉境地。这一切，不仅是一栋建筑，更是一段可触可感的生活。

六十多年前的“黄房子”一带曾是一片绿色世界，树木比肩林立，百年古榆举目可见。榆树多是土生土长的，而丁香、白桦树和钻天杨等是移植的。春天绿柳百花吐蕊，树木枝繁叶茂；秋天落叶纷纷，一片金黄；冬天树冠上的积雪一片洁白，街区宛如童话世界。然而，时光无情，黄房子也曾经历过摧残和衰败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大部分铁路职工搬离“黄房子”，把“黄房子”租住给装饰市场的打工者，“富人区”变作“城中村”，果树被砍伐殆尽，篱笆也被推倒，空地上新建了许多临时用房。由于没有集中供热，人们只能烧柴取暖，这使得“黄房子”容易失火。2011年当地政府决定开展“黄房子”修缮工程，居住在这个区域的两千多户居民被陆续迁出。后来的每年，都会有许多这里的原居民旧地重游，看看以前的老宅，